

戴明贤

钱理群

戴冰

罗吉万 我的乡土小城

蒙卜 定南旧事

程国经 安顺地名趣闻

刘友谅 紫云地名妙趣横生

李晓 我的大十字

戴明贤 徜徉明清门巷

帅学剑 吉昌迎春会

燕达 高嵩 遗民与飞地

卓文江 散落在黔山秀水的乡愁

戴冰 王剑平 仙马二重奏

杜应国 我的故家

戴明贤 舒畅 儒林路双联画

帅听 水井湾的雨

王剑平 七眼灶

戴明贤 至柔与至刚的不解缘 附：袁本良《黄果树歌》

郑正强 黄果树观水

张克 犀牛潭传奇 附：大瀑布（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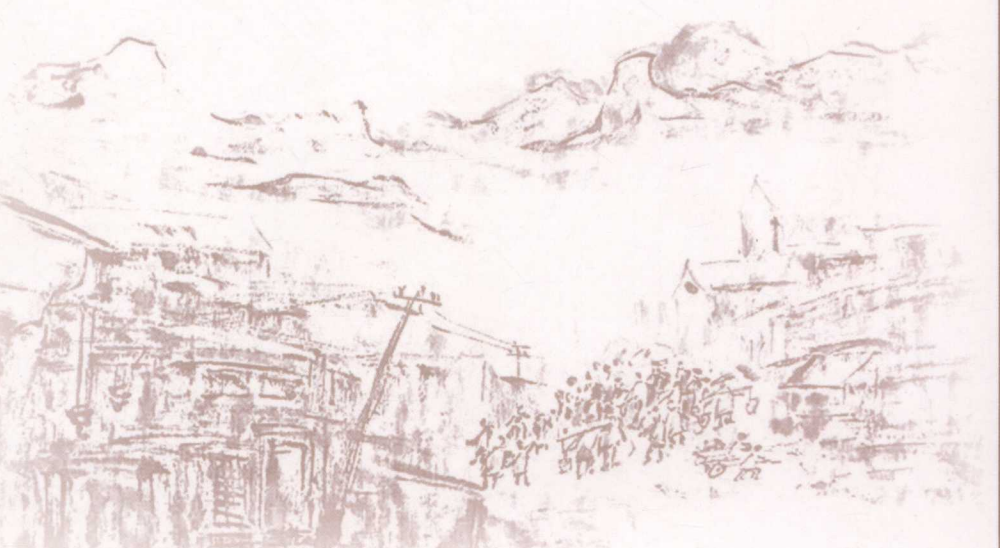
东门柳生 舟入蛟龙窟

张麟 到漩塘去

戴明贤 雄奇清幽格凸河

乡愁安顺

著者 / 戴明贤等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乡愁 ——安顺

著者 / 戴明贤等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乡愁安顺 / 戴明贤等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221-13443-1

I. ①乡… II. ①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1517号

书 名	乡愁安顺
著 者	戴明贤等
出 版 人	苏 桦
主 编	吴 为
副 主 编	姜开贵 金 丽 陈义方 任 蔓
责任编辑	黄 冰 杨 礼
特约编辑	李 晓
装帧设计	丹 丽
书名题签	戴明贤
封面插画	卓春林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 贵州出版集团大楼（邮编：550081）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6开
印 张	17.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2017年12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3443-1
定 价	38.00元

我的安顺乡愁

——序《乡愁安顺》

◀ 钱理群

单就这书名《乡愁安顺》，就让我心为之一动：关于安顺，我们已经谈得很多，写得很多，现在把它与“乡愁”连在一起，又有何新意？

戴明贤先生说，“乡愁”是一个“一夜走红”的新词（《答〈山骨〉问，载《山骨》总第六期》）。从官方文件到文人著述，再到网络炒作，“乡愁”无处不在。但早就有人指出，这是一种“多维乡愁”，“愁从何来，通往何处？”不同的人的理解与回答是大不一样的。比如，农二代的乡愁，和城市的中产，资本精英的乡愁，就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内容和意义。（参看潘家恩：《双面的浪漫与多维乡愁》，载《读书》二〇一六年第五期）。本书里每位作者在同一个“乡愁”题目下就作出了异彩纷呈的文章，从“多维乡愁”这一角度去读，是很有意思的。我本来想以此作一点分析，算是我的读后感；但操作起来很困难，就偷点懒，谈谈我自己的“安顺乡愁”：愁从何来，又有何意义与问题？

戴明贤先生说，“乡愁的本义，是对乡土的眷恋”。（《答〈山骨〉问》）

我多次说过，我不是安顺人，却把安顺当作“第二故乡”；我本城里人，到了安顺，才接触到乡土，并有了“眷恋”。眷恋的产生，不仅是因为在我人生最艰难的岁月，安顺这块土地和父老乡亲，以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更因为安顺的文化对我的养育，奠定了我的人生基础。我曾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安顺的真山真水养育了我的赤子之心；和安顺真人的交往，培育了我的堂吉诃德气；文革中在安顺的摸爬滚打，炼就了我的现实关怀、民间情怀、底层眼光；在安顺十八年的沉潜读书，更是打下了我的治学根基。”（见《漂泊的家园》后记）

最有意思的是，在我离开了安顺以后，这样的眷恋却经久不息，甚至与日俱增，就真的成了无所不在的“乡愁”了。这大概应着戴明贤先生说的这个意思：

“乡愁”是要有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才会产生的（《答〈山骨〉问》）。不过，我或许有些特殊，就是对安顺的“乡愁”已经渗透到我的思想与生命的深处，我几乎在面对一切问题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安顺、贵州，同时想到的还有鲁迅：这是我的生命本原性的两个根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奇异，这大概就是生命之缘吧。说得更具体一点：当我的生活、生命陷入困境，会想到安顺、贵州；当我介入社会，思考国家、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也会想到安顺、贵州：不仅是眷恋，更是发现。可以说，我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社会、国家、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安顺和贵州，不断发掘、开拓它的意义和价值的。

比如说吧，当我在京城面临名人之累，受着“热闹中的寂寞”的煎熬时，我的心就飞向安顺，回到真正理解我，知道我的所有弱点、不足、臭脾气，以及我的真正价值的老朋友中间，放下在北京不得不戴上的某些面具，松弛下来，别处不可说，不便说，说了也不被理解的话，在这里可以畅怀、放情一说，说得眼湿润、心滚烫，说不出的舒畅、豁亮！我发现、眷恋的，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平凡、真实人生和真情本色的安顺、贵州。

我说过，我的生活、生命存在方式，更偏重于精神，以严肃、紧张的思考为常态，这固然会给我带来无尽的精神乐趣，但也会感到疲惫、单调，人性之不全。这时候，我就会怀念安顺“永远不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和“小城人看惯宠辱荣衰的气定神闲的风姿”（戴明贤语）：我发现与欣赏的是我所欠缺的世俗生活之美。

而当我在反思追求高收入、高消费导致的高度紧张的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方式时，再一次发现了安顺、贵州人安闲、散淡的生活方式的意義，提出了在紧张与

安闲、进取与散淡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新的的生活方式理想。

这已经说到了在更大范围的思考中发现安顺、贵州。在我关注当代青年的成长时，首先感到的是“失根”的危机：“年轻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致心理上的陌生感、疏离感”，从而失去了“精神的家园”。我据此而提出了“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生命的、教育的命题。在这样的视野下，安顺、贵州乡土文化的意义，就突显出来，成为我们编写《贵州读本》的最初动因。

以后，我参与了志愿者运动、新农村建设运动时，就面临着对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反思。在倡导生态文明，反省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的背景下，更提出了“重新认识农业文明”的全新课题。作为农业文明的典型的安顺、贵州文化的价值，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关注中小学教育时，也遇到了对教育资源的反省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只限于传授普遍性知识，而严重忽略了地方性知识、乡土知识、民间知识，这是造成前面所说的年轻一代“失根”的重要原因。还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民族性知识的问题。学术界早就注意到，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文学史教科书，讲述的实际上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学，所谓中华文明史仅仅是汉族文明史，我们的教育就很需要补传授民族文化、历史、文学知识的这一课。而这方面，恰恰是安顺、贵州文化的优势所在：这块土地保藏着极其丰厚的地方知识、乡土知识、民间知识和民族性知识。如何把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是发展安顺、贵州教育的迫切任务，而且对全国的教育都有启示意义。我后来关注屯堡文化，组织《安顺城记》编写，这是一个重要动因。

这些年，全球化问题，成了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且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这也提醒我们，对安顺、贵州文化的关注与研究，不能局限于本省、本国，而必须有一个全球化的眼光。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体认：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消弭差别，去个性化，追求统一的同时，它还需要用差异性、地方性与多样性、多元化来加以支撑。失去了平衡，就会造成灾难。可以说安顺、贵州这样的中国边远地区的地方性文化，就是在这全球化的视域下，大放异彩，引起了全国，以致世界许多国家学者的关注。

随着视野的扩大，思考的深入，安顺、贵州文化潜在的当代价值就这样逐渐地被发现与发掘出来，所谓“乡愁”就有了越来越多元、多样的内容。我们终于

打破了长期制约我们的认识的落后与先进、原始和现代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以更加复杂的态度来看待安顺、贵州文化，就发现了它内在的丰富性。

可以看出，我对安顺的“乡愁”由感性的眷恋，越来越趋向于理性的思考与发现。这或许是能显示我作为学者的某些特点与长处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却也暴露了我与安顺、贵州关系的基本弱点，就是《我与贵州》一文所说的，“我始终是一个外乡人，进入不了贵州与安顺的实际生活和贵州、安顺人的内心世界”，贵州与安顺在我的精神、学术结构里，“更是一个精神的象征性的存在”，因此，我的“安顺乡愁”及对安顺文化的认识和发现，都是偏于理性的。“我对贵州的历史与现实并不真正了解，事实上和底层与民间是隔膜的”，我本质上还是书斋里的文人。

而且，从根本上说，对于“乡愁”，包括这里讨论的“安顺乡愁”本身，都应该保持一点警觉，特别是它被滥用，越来越成为时髦的当今中国。早有研究者提醒我们，在破除了“城市进步主义”以后，不能又陷入“怀旧且多愁善感的田园主义”，城市浪漫想象和乡村浪漫想象，都是我们应该拒绝的。对那些有意遮蔽乡村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包括其落后性，服从于意识形态需要的、“精心挑选”的对乡村的着意美化和乡愁煽情，更要保持警惕。论者还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如何“多途径地为乡愁提供一个积极且建设性的安放之地和发挥空间”，即变“乡愁”为“乡建”，真正成为乡村建设的推动力量。（潘家恩：《双面的浪漫与多维的乡愁》）我要补充的是，无论乡愁，还是乡建，都不能忘记世世代代，如今依然耕耘在乡村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他们才是乡村（包括我们讨论的乡村文化）的真正主人，我们在乡土上作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违背他们的利益，要考虑和尊重他们的意愿。戴明贤先生在《答〈山骨〉问》里特意谈到“一件小事”：一些城里文化人，发现了一座古村，兴奋不已，对村干部反复强调保护原貌的重要性；旁边一位放牛老人生气地说道：对嘛，我们就该一年到头、祖祖辈辈住茅草房，好让你们城里人几年下来看一眼！这件“小事”至少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如何对待、处理乡村文化及其物质形态，远比我们这些城里的文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必须谨慎从事。愿我们在高谈“乡愁”“乡建”时，不要忘了这些“小事”！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七日匆匆

目录

钱理群：我的安顺乡愁 ——序《乡愁安顺》

戴明贤：石城引 ■ 002

钱理群：远方寄语 ■ 009

戴冰：祖母的安顺 ■ 012

罗吉万：我的乡土小城 ■ 014

蒙卜：定南旧事 ■ 025

程国经：安顺地名趣闻 ■ 034

刘友谅：紫云地名妙趣横生 ■ 042

李晓：我的大十字 ■ 044

戴明贤：徜徉明清门巷 ■ 050

帅学剑：吉昌迎春会 ■ 053

燕达 高嵩：遗民与飞地 ■ 058

卓文江：散落在黔山秀水的乡愁 ■ 064

戴冰 仙马二重奏：口弦的仙马 ■ 070

王剑平 仙马二重奏：游离的仙马 ■ 074

杜应国：我的故家 ■ 078

戴明贤 儒林路双联画：铜匠街：我的乡愁街 ■ 085

舒畅 儒林路双联画：是什么让老街宝刀不老 ■ 087

帅昕：水井湾的雨 ■ 090

王剑平：七眼灶——乡村遗址的最后景象 ■ 094

戴明贤：至柔与至刚的不解缘 附：袁本良《黄果树瀑布歌》 ■ 097

郑正强：黄果树观水 ■ 101

张克：犀牛潭传奇 ■ 103

东门柳生：舟入蛟龙窟 ■ 108

张麟：到漩塘去 ■ 112

戴明贤：雄奇清幽格凸河 ■ 117

李天斌：格凸河的背影 ■ 121

袁本良：盘江观桥 ■ 127

杜应国：古道精魂 ■ 132

罗吉万：坝陵河大桥的前世今生 ■ 135

- 张 麟：三岔河 ■ 142
- 戴明贤：传神的安顺话 ■ 149
- 东门柳生：安顺方言古韵味：“了矣”及其他 ■ 152
- 袁本良：安顺方言古韵味：“眉眼” ■ 154
- 戴明贤：忆安顺京剧 ■ 157
- 王念玉：京韵袅袅 ■ 160
- 王林明：赛狮 ■ 164
- 东门柳生：安顺影院旧事 ■ 166
- 陈文杰：安顺的“二我相馆” ■ 169
- 靳泽津：民国安顺老茶馆 ■ 172
- 东门柳生：赶花街 ■ 177
- 戴明贤：安顺儿歌 ■ 179
- 王念玉：秀秀、三伯伯和我 ■ 182
- 邓克贤：山野奇韵 ■ 190
- 丁 杰：千年的灯百年的人 ■ 194
- 卓文江：琐碎的灯影 ■ 199
- 戴明贤：山民口味 ■ 202
- 东门柳生：文庙吃茶 ■ 210
- 姚晓英：四官桥的茶四官桥的酒 ■ 214
- 戴明贤：岁时乡俗 ■ 217
- 余未人：时光磨砺的不朽史诗《亚鲁王》 附：《亚鲁王》选段 ■ 224
- 罗吉红：盘江桥会 ■ 233
- 杜应国：安顺华严洞与故宫国宝 ■ 237
- 潘玉陶：大山马帮，名震西南 ■ 244
- 戴明贤：客从下江来——我的抗战记忆 ■ 250
- 陈文杰：实录宋马刀 ■ 257
- 东门柳生：聿园赋诗赠昌明 ■ 260
- 程国经：可默大师的传说 ■ 262
- 邓文郁：古董行家海马公爷 ■ 264
- 陈文杰：纯商潘海明 ■ 266



石城引

戴
明
贤



西秀山上看安顺

敝乡是一座莹白的石头城。小城居民一生一世、每时每刻没有离开过石头。此城名唤安顺。

住是住在石础石阶石院的木屋里，临街往往有一座石柜台。口腹之需，盐巴用石钵擂，米面用石碓舂，糍粑用石臼打。小石磨不紧不慢地旋转，四面流下洁白的豆糊，在大锅里点豆腐。身上穿的，新布用石碓碾轧，浣衣放在大石板上捣。

出门走石街，过石巷，穿越城中央的钟鼓楼石洞门。东西南北十字交叉的石甬道，永远被挑水夫们溅得湿漉漉的。成人们宁愿绕楼而过，小孩却得踩过阴凉沁人、石壁长满厚苔的门洞，还要冷不妨大叫一声，让整个门洞嗡嗡震响。颤巍巍的卖水扁担挑来的水，汲自城内的大龙井、双眼井、五眼井等十多个石井，井口都罩着石盖，刻着精粗不一的图案花纹，石沿上满是深深浅浅的数百年磨出来的绳槽。甜水叫大井水，供饮用；苦水叫小井水，供浣洗杂用，每担要便宜一

个铜板。最甘甜沁人的好水出在东郊一个窄而长的石罅里，名如其形，叫马槽龙井，或认为应作马场龙井，但东门只赶牛场，叫牛场坝；西门才赶马场。讲究美食的人家推豆腐待贵客，让水夫专门去挑马槽龙井的水，要多给一倍的脚力钱。

城里城外的石牌坊，多得数不过来。我家所住的东大街，短短里许长，据府志记载就有三座石牌坊。但在我出生前就因扩建马路拆去了。府文庙的牌坊，龙柱、小桥、院子，全是莹白的石雕。大成殿前的那对透雕龙柱，至今是镇城之宝，传说镌刻此柱的潘石匠，其报酬是按凿下来的石屑石粉计量，一两石屑一两银子计算的。

安顺的标志性建筑，是西秀山的石塔。老嫗邓罗氏逼童养媳为娼不遂，杀媳碎尸，是小城空前的大案，县官将她处以惟古书有载的凌迟之刑，又是铭刻石碑，以警后世。

出城必经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洞。出了城门，就见环城皆山也。金钟山、凤凰山、飞虹山、盔甲山、小金山、观音山、武当山等等，多为一座座小巧玲珑的孤山，所以俗话说石城有桂林的山，无桂林的水。甚至有金斗不移、天鹅抱蛋、交椅大坡等奇怪的山名。金钟、观音二山，高林蓊郁，遮天蔽日；其余诸山多是浅草灌木，露出斑驳的石骨，好像满天星斗。有一座螺蛳山，满山是青色的田螺化石，小学的男孩们大多要邀约朝拜一次，带上小钉锤，把石螺乱敲一气，绝难得到一枚完整的。稍稍成形的，就带回学校向侪辈炫耀。

石山多洞。常年游客不断的是城南近郊的华严洞。端午玩此洞，是一项传统。洞口几只长满绿苔的大石缸，长年贮着岩浆水，供和尚食用，平时无人一顾，端午节就要论杯卖了。玩家们租用殿堂打围鼓唱川戏，办酒席。城东二十里清凉洞“天开一窍，前后通明，中有古刹，下有内外二城”，老百姓叫它粮仓洞，说是被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孟获屯粮的洞窟。城南五十里有两个洞合称二仙洞，传说当地山民办红白喜事，可以去洞口求借仙家的锅瓢碗盏，后来一户贪心人家没有全数归还，仙家生气，从此再也借不出来了。我没去过此洞，传说却听母亲说过。此外无数的山洞，多是山民躲避兵灾匪乱的处所；太平年月，则在洞里熬硝。

小城的居民们，就在这个石窟窿、石世界里，经历每人一份的生老病死，苦辣酸甜。到得“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就退居一块石碑之后，销声匿迹。环城众山，密布层层匝匝的墓碑。记得第一次排队出东门，一走出城门洞，隔着

低洼的牛场坝，撞到眼前的是满天星斗般的白石墓碑。一位高班同学说口得句：“一出东门坟擦（读如糯）坟，老远看见摆家屯。”

小城计时，沿古习定时放炮。正午的“午时炮”最重要，像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把一天平分两半。经常是我放学走近城中央的钟鼓楼，就听得北兵营的午时炮响起来。晚上母亲催寝，总是说：二炮都过半天了。二炮即二更。小城打更，只用锣，没有柝。一更不打，二更是“当当”连打，三更是“当，当当”，四更是“当、当、当当”，五更时睡得正酣，没听说过。正是苏东坡说的：“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三更前后，市声俱寂，独有“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不时响起，格外凄凉。我奇怪半夜三更喝什么炒米糖开水，母亲告诉我，这是幌子，实际上卖的是“膏精”。膏精又称“梭梭”、白面，学名海洛因。当然，深夜寒风中神出鬼没的瘾君子们肯定也乐意喝一碗滚烫的炒米糖开水添些温暖。深夜还常有猫头鹰啼叫，“呜吴”一声，隔许久又一声，冷冰冰的，听得人发毛。小城人认为这是鬼叫。一听见，就会说：又是哪家老人要上路了。

北兵营还不时传来军号声。石城墙上，黄昏时分常见小号兵练习吹号。号声单调悠远，拖多长也不带颤声，苍劲寥廓。身后衬着火烧云。这似乎是所有小城的一道风景。沈从文先生笔下和不少电影里都描写过。费穆的电影《小城之春》中的主妇在城墙上来来去去，我看了很觉亲切。号声一传到街上，什么都可以当成玩具的小孩们就来劲了，跟着那调子，拖声曳气地、参差不齐地合唱：“死猪起床！死猪起床！天麻麻——亮——”青春年少的一代，学逃难来的“下江人”的样，偷偷谈自由恋爱，幽会也往往选择在最偏僻的废城墙上。

那年月，小城上空总若有若无地飘浮着一缕药味，深夜分外清晰。有人闻着是异香，有人闻着是奇臭。这是鸦片的气味。一次，随大人观夜戏回家，路过东街大十字，扑鼻一阵浓郁的奇异药味。大人们说：哪家在熬烟！当时虽距鸦片战争已百余年，清末民国又屡次禁烟，但在民间从来是禁而不绝。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过黔北，看到连挑夫脚力都靠吸鸦片提神服役，不由得大为骇异。解放战争期间，安顺人谷正伦主黔政，又正式开放烟禁，小城外的菜地谷田开遍了妖艳无比的罌粟花，烟农用小竹篮提着“洋烟菜”即罌粟嫩叶尖进城卖给市民吃火锅，又香又嫩又脆，下火锅比茼蒿菜还好吃。

瘾君子人数虽少，却多是一家之主。几代人百余年的烟榻生涯，影响了整个小城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



民国时期安顺街景



从青龙山上看西秀山

陈文杰供图



石城街市

例如晚睡晚起。中午饭叫早饭，吃晚饭已掌灯，午后和深夜吃点心叫“过午”和“消夜”。

例如重吃不重穿。烟客胃口不佳，非美食难以激发食欲。流风所被，虽小户人家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凡玩过黄果树景区的外地人，无不知道一路用餐，安顺味道最好。传统的旧时风味小吃如荞凉粉、新包谷粑、贼蜘蛛等等，尤称独步。但安顺人只管自享，从不宣传。许多外地名点传到安顺，或安顺人出门尝到，怡然一笑之外，绝不会想起运用传媒手段，奋起竞争。

安顺人重人情，讲礼仪。老亲老戚老街坊，几代人交往不绝。虽贫家小户，也恪守“忍嘴待客”的传统。大跃进运动后的饥谨年份，普通家庭里每餐都按量用秤称了，安顺人家来了远客仍要留饭。至少要以不限量的芡粉调冰果露以饷客。重礼仪当然就顾脸面，有“愿输脑壳不输耳朵”之谚，也就是可杀而不可辱。有一商人到广州进货，因衣着土气，店员警告他勿凑近货柜看货，如碰破玻砖，价钱是很贵的。他乃问，一块玻砖值多少钱，店员说了，他就举脚乱踢，把店中玻柜全踢破了，然后叫老板出来收费。抗战期间，难民们把共同进餐各人付款的“AA制”带到安顺，安顺人无不嗤之以鼻，嘲之为“新生活，各开各”。说是“你舍不得请人，各人阴倒（悄悄）去吃就是。约起人去各开各，成何体统！”连中学生也不兴此风。

数百年自足自乐的生活方式，涵养出大量的聪明人、超脱者、幽默家。百艺一学就会，浅尝辄止；世事洞察于胸，仅供谈助。月旦人物，绳尺从严；自我解嘲，言辞尖利。最善于将境外的新玩艺改造为漫画。例如当着英文教师的面对学生作吃惊状：“这写的是什么鸡肠子、横起爬？”或背诵一封杜撰的家信：“发惹妈怒（父母）敬稟者：儿在校中读簸克（书），门门功课都古得（好），只有英格里昔（英文）不及格。先生挥起司的克（手杖），我骂先生是朵格

(狗)。”对烫了发型的女士寒暄：“买包莴苣菜回来？”随之而来的是处事从容日月长。半天可办之事，无妨置之半月；一周可成之事，何不放它一年。终于不了了之，最为息事宁人；实在一旦提起，“忙，搞忘了！”便是天大理由。谁若再较真，就是不会做人，大众嫌弃了。最大乐事，莫过于良朋四五人，清淡彻夜。如哪个倦了，想退席歇着，众人不许道：“早死三年，够得你睡！”如有人早早告辞，要去赴饭约，众人就劝阻：“饭天天吃着的，少吃一顿饿不死！”如果一听东道主是熟人，就干脆一起去赴约。

富余的聪明才智，用于言语机锋。妙语隽句，碰嘴即来。诸如“人敬有钱人，狗敬多屎汉”，“冬瓜有毛，茄子有刺，汉子有钱，婆娘有势”之类，大都洞察世事。坐而言，起而行者，则做些无伤大雅的游戏。有一位此中大师，姓洪。买瓦缸还价太低，卖缸人出言不逊，他建议论斤卖，双方不吃亏。缸主以为有大利可图，同意论斤计费，并随口喊个天价。他一口应允，摸出钱说：“敲四两来！”他买鸡蛋，也是还价太低被货主讥讽。他和颜悦色，带货主到家里一张因地面不平而倾斜的大桌前，叫货主伸双臂护住桌沿，把上百个蛋一一拣放桌上。然后打他一耳光，痛斥他狗眼看人低，不知和气生财。货主怕鸡蛋滚下摔破，伸长手臂一动不敢动，任他打骂。这类故事，妇孺皆知，成为地方掌故。

鬼神在安顺人的生活中，像油盐柴米一样普通。三姑六婆不用说了，读书人也抱着“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某家某家有时常恶作剧的“小神菩萨”（类似蒲松龄笔下的狐仙宅神），是众所周知，主人也坦然承认的。一位知书达理，沉着稳重的老辈夫人郑重告诉我一件亲历之事：夜阑客去，她独自坐在客室里，眼看着身边的茶几向前倾斜如鞠躬状，几乎成直角了，几上的茶杯兀自放得稳稳的。家母有一位表弟媳，一度“冤魂缠身”，在我家说了许多费解而又可怕的话，母亲与“它”对谈很久，威胁说如不速速退去，要去园子里折桃树棒棒来打它。过一阵，表舅母忽然清醒，又说笑如常了。当时我就在一边站着看这个奇怪的场面。这类奇谈怪事，是小城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一如油盐柴米。所以多年以后读《百年孤独》，自然就明白马尔克斯为什么不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再三说那就是如实写下来的生活现象。

安顺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城中央的大十字钟鼓楼。三层飞檐，塔形，宝顶，一层比一层大，底下是几丈高的石门洞。

据府志记载，此楼元时建，明末毁，乾隆三十三年知府吕正清重建。道光元

年副榜杨春发等补修。光绪中，知府汪仙圃更名为“鼎甲楼”。楼上中间两层祀文昌、魁星像。我小时候，石阶上站着荷枪的兵，想是作了军政机关了。高石墙上经常满布招贴，从政府公告到京戏海报：“青衣花衫 劈纺皇后曹丽君莅安露演”，乃至“天黄地绿，小儿夜哭。君子念过，睡到日出”的小黄纸条。门洞上挂过被枭首的土匪头的脑袋。有一次挂脑袋，我已上学，路过楼前，早已把头扭向一侧，避免眼光接触。然而走近时，终于抑制不住诱惑，匆匆瞟了一眼，看见的是黑、白、紫三段混作一团的东西。蓬乱的黑发，煞白的脸，血肉模糊的脖子。后来听说，有个小孩跟着大孩子们去看了一眼，吓得哭叫不能入睡，闹了一夜。他奶奶老年人有经验，次日带他再去钟楼下，押着他仔细看了一眼又一遍，直至熟视无睹，再不害怕，这才好了。有一次，我大姐刚上初中，放学回家对父亲说，县政府的朱县长是假的，钟楼贴告示了。父亲很觉奇怪，询问半天放声大笑起来。原来布告上写的是X年X月，“假县府大礼堂”举行什么活动。她们几个女生对着布告上这个奇怪的“假”字不知是借的意思，推敲来推敲去，作出上述判断。石门洞正上方，有一段时间挂出一只圆形的“标准钟”，指针所标，比未挂前提前一个小时。也就是今天称为“夏时制”者。居民称为新钟。凡说到时间，必说“新钟三点，老钟两点”，一切仍按老钟办事，徒增一份麻烦。不知几时，没了下文。

钟鼓楼东西南北四个门洞，似可视为安顺与世界相通的象征。但南北两向只通向本城的乡镇。真正的气孔是东西两方。西门通云南，在政治军事上都很重要，所以安顺有“黔之腹，滇之喉”之称。东门通省城贵阳，经贵阳而与全国相通。安顺出的人物，如国民党的“一门三中委”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共产党的王若飞、陈曾固，共产党的诤友黄齐生等等，都是从这条路出去，而成为杰出的历史人物。据府志引《滇行纪程》说：“安顺府城围九里，环市宫室皆壮丽宏敞。人家以白石为墙壁，石片为瓦。估人云集，远胜贵阳。昔尝议立省会于此，以秤土轻重，不及贵阳，故舍此从彼。今移提督驻此，以镇盘江。”明初中央政府的屯军移民，给小城带来一股强劲的江淮之风，形成今日备受瞩目的“屯堡文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江南北不甘做亡国奴的日占区同胞陆续流亡到这个大西南腹地小城，又一次带来一片惨烈的繁荣和多方位的外来文化。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远征军和美军经此入缅甸，更令安顺的咽喉位置一时间举足轻重起来。就是这个时代、这段历史，编织成我童年阶段一个繁富陆离的印象世界，一卷清明上河图，一套《石城浮世绘》。